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47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宣傳

『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五期）

丁玲在西北

我們的中國

最近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東北

非常時期之社會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47

文教
宣傳

虞和平 主編

「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五期）

丁玲在西北

我們的中國

最近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東北

非常時期之社會教育



大象出版社

中蘇文化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И СССР

抗戰特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保衛中華民族生存的艱苦鬥爭

國民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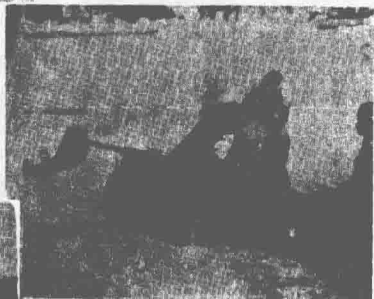
我軍之機械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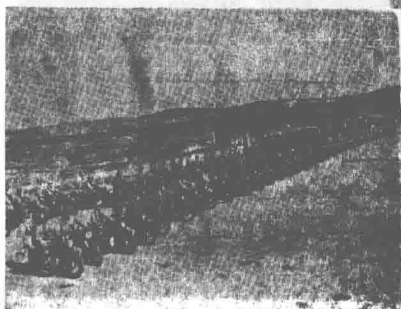
我軍以
重機關
槍伏擊
敵人以



晉省
我軍之
機械部



我軍
之平射
炮隊



我軍之
機械部
兩隊
坐車
準備
出發



中蘇文化

抗戰特刊 第一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目錄

動員民衆抗戰到底

瘋狂的侵略者

邱吉爾論英國的態度

全面抗戰的新階段

蘇聯紅軍新戰術思想的要點

保衛世界和平的蘇聯空軍

在遠東的蘇聯潛艇

日本軍閥之野心與恐懼

解體過程中的日本經濟

日本侵華的主要將領

在失敗中求教訓(抗敵工作)

——北方宣傳工作的檢討

在叛軍肆意轟炸下的馬德里(報告文學)

南口戰幕(小說)

編後

Vickorov

蘇聯新聞報

趙康

張伯玉

方信

Albert Party

伊查可夫

古占

楊憲吾

簡泰榮

路易斯特朗

含沙

定價表

冊數	國內及本埠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廿四冊	二·〇〇	三·二〇	四·四〇
半年十二冊	一·一〇	一·七〇	二·三〇

編輯兼出版者

漢口江漢路實惠里十七號
中蘇文化雜誌社

發行者

華中國書公司
漢口特三馬路北街

分發行所

華中國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號

印刷者

武昌漢陽門大街
重慶天生堂書館

投稿簡章

- 一、本刊文稿，除由本社特約專載外，歡迎會員及讀者投稿。
- 二、本刊歡迎有關對日抗戰及蘇聯之文化經濟外交文藝軍事社會諸方面之文稿。
- 三、稿件不論創作或譯文，文辭不拘文言或白話，均所歡迎。
- 四、投稿請附真實姓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 五、文內有外國人名、地名、或專門術語，除習見者外，均請註明原文。
- 六、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 七、投寄之稿，本社有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採用後，每千字酌致酬金一元至二元。稿費於稿件發表後一個月內發給，概不預支。
- 九、來稿投寄後，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否則應予先聲明。
- 十、來稿投寄後，如發覺已在別處刊物發表者，請預先聲明，恕不奉酬。
- 十一、來稿如對足則附寄者，如不抽稿，當予還文。
- 十二、來稿請寄漢口江漢路實惠里十七號，中蘇文化雜誌社編輯部。

蘇聯各地有特別興趣之遊歷



由上海至歐洲之旅費

經滿洲里或海參威

- 莫斯科——從十六磅七先令十便士至四十四磅十四先令三便士
 列寧格勒——從十七磅五先令四便士至四十七磅五先令十一便士
 柏林——從二十磅七先令二便士至五十八磅十一先令一便士
 巴黎——從二十三磅十二先令八便士至六十六磅〇先令〇便士
 倫敦——從二十五磅六先令七便士至三十磅十四先令六便士
 (以上旅費包括火車上之優美大餐經海參威者並包括一切優美之供應如旅館運送行李等等)

北方號船期以每十七天從上海開往海參威一次

遊歷蘇聯之旅費

頭等每日為美金十五元

貳等每日為美金八元

參等每日為美金五元

(以上價目包括火車站至旅館及旅館至車站運送旅館內之餐宿及遊歷乘用之汽車費等等)

倘蒙旅客或遊客垂詢其他詳細情形請向經理處接洽或直接向本社詢問可也

蘇聯國營旅行社駐滬辦事處

上海四川路六四〇號 電話一四二三五號



動員民衆抗戰到底

——蔣委員長六日通令——

查國家設官，守土牧民，責無旁貸，捍禦患難，義所當然，稽諸往史，每當外侮侵凌之際，輒多效死勿去，成仁取義之賢，正氣光昭，日星同炳，我中華民族至于今日，得以獨立于世界，不至淪爲異族之奴僕者，純賴此至高無上之精神爲之嚮往。此次對倭抗戰，尤爲我全民族生死存亡所關，舉國皆知，必須以持久之奮鬥，爭最後之勝利，故初期作戰，沿海必遭蹂躪，敵軍難免深入，固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惟吾人制敵之策，在軍事方面，雖戰略或須後退，但必節節予以強烈之抵抗，處處予以奇突之襲擊，決不容其長驅直入，安然盤踞。在政治方面，雖城鎮不免放棄，但鄉村民衆必仍由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掌握，行使治權，決不任其徬徨無主，渙然瓦解，使敵軍無論如何狂暴，決無傳檄可定之地，更無頤指可使之民，則彼侵入愈深，兵力愈散，防範愈難，隨處皆刑天鍊地之場，自必有師老無資之日，則我效命將士反攻其前，戰地民衆響應于內，所謂最後勝利之目的，即將以是而獲偉大之實現。想我各級地方有司，對於此中因果，咸已深切瞭解。本委員長有鑒于此，特行嚴切申令，凡戰區各省各縣地方，如遇縣城淪陷，則縣政府應即遷至所屬之鄉區，繼續工作，領導民衆從事抗戰，或此鄉再陷，則更遷至另一鄉區，渺竟全境皆有敵蹤，仍應遷入鄰縣接壤之地，但期有一寸之土，二三月之民，則行政機構決不渙散，工作決不中斷，推而至于行政督察專員及省政府，亦復如是，駐縣如有失陷，即應移駐所屬之他縣，省會如受敵迫，即應另移適中之地點，繼續督勵所屬辦理一切善後，收容及民衆組訓事宜，以爲作戰部隊有力之協助，其在必須移動之前，所有當地壯丁及積存物資，足爲敵用者，尤應儘力設法一併遷移，不可倉皇棄棄，任其資敵，須知敵寇所恃，唯在機械軍器，交通艱難不能進，兵力結集不敢分，斷無處處滿佈步步追蹤之可能，各地方政府果能預爲布指，隨機應變，儘有從容移徙之餘地，此實我抗戰前途成敗利鈍所關，務仰各級地方有司深懷職責，切實遵照，本委員長尤當以此考驗有無報國之血誠，倘有聞警先逃，致使地方管理無人，秩序陷于混亂者，則一律以軍法從事，立置重典，以昭炯戒，其能見危奮志，守土有功，克盡職責，完成任務者，則必予不次之超遷，特殊之獎賞，以資鼓勵。



瘋狂的侵略者

Victorov

「侵略，在理論和行動上，不僅不會消滅，相反地，更加抬頭了，更加彰明較著地表示了自己的狰狞面目」。

李維諾夫

不知羞恥地蔑視國際公法的基本常態，以一切可能方法破裂和搖動民衆的和平與安全。

最近，在白魯塞耳舉行九國——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華盛頓公約簽字國——公約會議。此會議之能迅速召集，實因美總統羅斯福之演說所促成，羅氏之演說曾使全世界對日本在華之暴行大加警惕。然而日本侵略者的行動，實不僅日本一國而已。現代國際情勢最顯著而令人悲傷的特點之一，是侵略的加劇，新近發生的一切事變，均以侵略為民族政策的武器。在任何情勢中，皆不宜而戰，以「不干涉」的粉飾來掩護干涉行為。為首的侵略者是誰，正如在地中海中橫行的「不知名」的海盜一般，是誰都清楚的。德國、日本、意大利便是以侵略當作自己之民族政策的國家。

侵略者進行戰爭，掠奪他人領土，無禮地和不顧一切地干涉他國內政，單獨撕毀國際公約，任意破壞自己所願意擔當的義務，

每個侵略者各有其固定的「動機」。日本奪得滿洲，佔領華北，而又開始掠奪全部中國的領土，殘酷地轟炸和平的人民，一死傷數十萬人，撕毀華盛頓公約，破壞非戰公約，這一切事件均為日本軍閥之所為。德國則干涉西班牙，狂暴地射殺亞爾美里和赫爾里克的和平人民，主使奧大利和匈牙利的政變，撕毀羅迦諾公約。意大利則掠奪阿比西利亞，參加反對西班牙民衆的戰爭，姿意地在地中海作海盜行為。

侵略者在全世界散佈騷動和混亂的種子，預備新的世界大戰。著名的英國圓桌雜誌分析國際情勢說：在世界政策中有三個問題，若解決「錯誤」必能引起世界大戰。這三個問題是——西班牙、遠東、中東歐問題。

該雜誌所稱的三個問題與三個侵略者——日本、德國、意大利

有直接的聯繫。這便造成一般的印象，認為和平的命運實操於三個戰爭點火者之手，和平是否將在新的世界戰爭中被推翻，則惟彼等是賴。此種印象之由來，實因對侵略者幾全無懲罰，以及「中立」政策，「不干涉」政策等之結果。這確對「廣大的民主」領袖們發生不快，但彼等之安全，英法之安全，美國之安全，則為比里牛斯半島上之英勇的西班牙民衆和華北與上海的中國兵士所保持。

二

現代國際情勢最令人悲傷的特點之二，是侵略者在廣大的範圍上合作。他們無限制地破壞集體安全的基础，——他們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集團。德國和波蘭以暴力撕毀了東歐協定，德國和意大利盡力破壞小協約國和巴爾幹諸國的聯合。日本則折散太平洋協定提案的重行討論。同時日本與德國締結軍事政治同盟，意大利與德國以「羅馬柏林軸心」形成了軍事政治的合作。當意日秘密軍事協定簽字之後，在全世界的報紙上三個侵略者——日本，德意志，意大利的集團的組成消息又出現了。

人人皆知侵略國家的國內情勢非常緊張，人人皆知這些國家的經濟情形有不少的困難，但是否將由此着想到侵略者彼此間將無力互助，侵略者的集團之組成將不能鞏固其陣地呢？這是

絕對不會的。「羅馬柏林軸心」的組成雖不會解決意大利與德意志間在巴爾幹的衝突。但「羅馬——柏林軸心」形成的結果即在西班牙施行廣大範圍的干涉。難道這不是事實麼？不是正因為德國的幫助，意大利才在地中海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麼？不是意大利幫助的結果，德國才在巴爾幹和歐洲東南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麼？意大利在一九三四年時的情狀是很值得與現在比較的。當一九三四年時，對於柏林在奧大利一度組織的政變，莫索里尼曾派遣軍隊到意奧的邊境。而現在呢？這不是事實麼？歐洲和地中海的緊張情勢不是使日本易於實現其掠奪的計劃麼？

那麼，侵略者的合作，其本身所表現的，是他們的政策在於對自己的同謀者造成侵略的良好局勢。但這決不是侵略者合作的唯一形式，誰都記得，在倫敦會議中討論到干涉問題時，侵略者有統一陣線，德意聯合砲轟愛耳美里以後，當時他們企圖將不死的「四強海軍協定」變爲英法參加干涉西班牙的擴大工具。現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不是在作「分工合作」麼？莫索里尼加緊地派遣軍隊進攻瑪德里，而希特勒則盡力地供給干涉軍隊的技術人員。以西班牙的干涉來作例子，我們可以相信侵略者的合作是採取共同軍事行動的形式。

三

侵略者花費大量的金錢來武裝自己，德國的軍事開支，在一九三三—三四年為三十萬馬克，估計一九三六—三七年為一百二十六萬馬克，而一九三七—三八年為一百八十萬馬克。日本的預算，在原提案中預計一九三七年的開支為二十八萬萬一千五百萬元（其中海陸軍的直接開支為十四萬萬零九百萬元），但軍事開支的補充預算又增加了二十五萬萬四千九百萬元。意大利的軍事開支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度為七萬萬六千八百萬「里拉」。這些數目很能夠給許多人造成一種印象，以為侵略國家真有莫大的權能，但對於所表現的實際事實却應當加以注意，即在甚麼樣的條件之下這些巨大的開支才能實行呢？我們應當明白：侵略國家的一切經濟基礎是不鞏固的。德國的內債已達四百萬馬克，日本的國債已達一百三十萬萬元，即是在實際上等於一九三六年日本全國的總收入。意大利的貧困狀況那就更不用說了。

英國的現代評論家稱：「德國經濟情況的主要特點，是過分的缺乏糧食和原料！今年的收成很不好，比一九三六年的收成更壞。」英國雜誌的這種說法，其本身並無任何成見。德國所行的口號「大砲代替牛油」，現在見諸實行了。但是關於大炮的事情又如何呢？對於這件事該雜誌又說：「這件事惹起了更大的警惕（對「第三帝國」的指揮者們）激烈地傳說德國軍隊的真實能力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要脆弱得多。假如你和接近軍界的任何人談話，他們必將告訴你，軍隊已不能照五六年前那樣去準備作戰了。假如你問這是爲甚麼，必定回答你說，西班牙戰爭的經驗表現了德國坦克車和飛機在人的技術熟練上不會達到管理這些複雜機件的應有高度，還差得很，軍隊的指揮者們現已感覺到在其他方面的不信任了。他們自己已知道缺乏糧食和原料的意義，但自己對於民衆之真實情緒的幻想却尚未打破。」

至於日本又如何呢？另一個英國雜誌經濟專家上寫道：「十分清楚地，日本本身擺着極困難的任務，比任何困難更困難，她無法向國外借債，她必將極度地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假如戰爭延長下去將達到極嚴重的緊張程度。」

雖則該雜誌並不會指出中日戰爭將使日本走向經濟破產之途的見地，但該雜誌作了這樣的論點：日本在糧食方面差不多不依賴國外市場。她所依賴的，主要的是軍事性的原料，她從何處去購買軍事性的原料呢？假如拿棉花來作例子，約計百分之四十五是靠美國輸入的，百分之四十二是靠不列顛的印度。該雜誌又引證表格和數目作了這樣的結論：「抵制運動，僅由中國一國來實行，不能有重大的效果，但如美國和不列顛帝國聯合禁止輸出，那末事情就兩樣了。」

例如日本就很明白，在所謂偉大的民主國家手裏擁有反對

可是，民主的國家英、法、美能否對日、德的侵略不加恐懼呢？

他們的利益能否不遭損失呢？假如他們討論到侵略問題能否僅作人道主義的批判呢？絕對不是的。正因為侵略國家的計劃和行動，首先所反對的就是這些國家。在事實上，「羅馬—柏林軸心」的形成和發展，究竟是誰先受害呢？難道不是英國，不是法國麼？日本侵略的警號首先發生在中國，如果不是倫敦和華盛頓，難道就不能產生羅斯福在芝加哥的那種演講，警惕着要保持美國的安寧麼？

下列的事實很值得注意：當其在羅馬知道了英國軍備的新計劃時，意大利對此事的答覆是與柏林比以前更加接近。然而東京對意大利的態度又如何呢？日本本來早就否決了莫索里尼建議締結軍事政治同盟的提案，據說與意大利聯盟並非有價值的。



獲得，因為日本總參謀部不大相信意大利軍隊的戰鬥力和權能。但是，東京現在改變了自己的態度，正因為英、日關係惡化的結果。

英國政策——就因為她的態度對於侵略者的關係上全然與所謂列強和平陳線的態度不同——是一向不變的鼓勵侵略的政策。在遠東是如此，在歐洲也是如此。英國老是一成不變地不起來作集體的反抗侵略者。歐洲的英國外交，在其基本任務上並不作參加列強的和平統一陳線，以與「羅馬—柏林軸心」相對立，而僅在同每個侵略者作個別的協商，企圖分裂「羅馬—柏林軸心」而已。這種政策將要得到整個的失敗。

上面所說三個侵略者的集團是戰爭的點火者，企圖造成更有利的條件來擴大侵略，來加強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論及這個集團形成的意義，應當仔細想想，它的趨勢究竟是反對誰呀。

（金戈譯自蘇聯真理報）



邱吉爾論英國的態度

蘇聯新聞報

在將開干涉委員會主持下的小組委員會會議時，(十月十六日)在反法西斯的民主主義者間，和許多保守主義者間，對此會議都存有一種警惕。在民主主義者間的恐懼至為顯明，因他們深恐英政府對侵略國重示讓步，並再度鼓勵侵略國從事于更進一步的侵略工作。

在保守主義者間存有另一種恐懼。他們認為：第一，政府讓步太速，第二，政府與侵略國間的關係過為密切，將對英法的合作大有妨礙。一部分保守主義者的恐懼，很顯明地表現在今日發表于「標準晚報」上的威斯特，邱吉爾的論文上。邱氏謂：誰認戰爭為不能避免的，誰便錯誤。依據他的意見，要是遇見險惡局勢時，能出以堅決果敢的處置，則戰爭是可以制止的。

「我們可以推測：奧索里尼絕無與英國，尤其與英法二國捲起戰爭之願望。他所想的是不斷地加強其在地中海的地位，遠在和平時期就開始在意大利各處建築並鞏固海空軍根據地。其中尤以潘丁萊利亞島的建造，集聚大軍于利比亞，及在紅海沿岸建設強有力的海空軍根據地等為最著。

許多建設即根據此種方針而完成的，例如巴列牙羣島的情勢，即可被認為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意大利一貫國策的延續。集聚于馬耶爾島上的意國軍隊，本早有掠奪彌諾加島及其有名的馬昂軍港（一百五十年前，賓格海軍上將因失守此港而受處殛刑）之預備。然而不問意大利以何種方式統治巴列牙羣島，如從法國的民族安全點看來，則為一種絕大威脅無疑。凡關心法國民族安全的人，誰都知道從此可以產生任何險惡的結果；牠能把地中海封鎖，使法國無法從非洲運輸軍隊。故奧索里尼實在不應該存此種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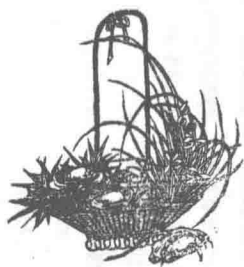
直到今日，奧索里尼以其「力的外交」逐步獲得其所欲的一切，而一旦與大英帝國和法國的堅決意志相抵觸時（例如在尼翁會議）他必定在外交上表示讓步，而在其他方面再覓尋可以進攻的地點。然而危險性就在下面這種信念上：他似乎肯定地相信，一以戰爭相威嚇，英政府便無法應付而將處處屈服（意阿戰爭時，英政府即是這樣）。直至今日，奧索里尼一意致力於擴大其在地中海的

勢力，要是在岌岌不可終日的這數月間，英法稍呈彼此分離之象時，則莫索里尼必將再生若干妄舉，而自絕其退却的餘地。

因是之故，爲着我們的安全與世界和平計，英法二國不僅在地中海應該切實合作，且應設法使莫索里尼徹底明瞭此二國所堅持的要點，不能再行讓步。其實說來，假如這兩個民主國家對於他們在地中海所遭受的損失與壓迫毫無表示，在任何條件之下均不採用武力，那末說不定戰爭是更容易爆發的。

要是英法二國早就明白地、確定地、決斷地宣示無論何人均不能超越其一定限界時，則此二國的意志將不致如今日被入破壞無遺。我們不該忘記，隨着時間的進展，歐洲的一般軍備均對民主國家毫未表現出有利的局勢。我們必須及早籌劃，及早行動。

耶吉爾這篇論文最足以代表不滿足政府政策的一部份保守黨員的意見。這篇論文更足以表示英人對期望正殷的首相張伯倫氏在曼徹斯特所演說的失望。在該演說中，張伯倫對國際情勢不會述及片言隻語；至于英國所擬採取的態度爲何亦不曾給英人一個明確的理解。由此顯然可見英政府對不干涉委員會的諸談判，實無其他希望，僅在圖謀拖延時日而已。





全面抗戰的新階段

趙 康

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對日戰爭，現在已經走到一個新的更加緊急的階段了。

自從北戰場上我軍退出太原，東戰場上我軍放棄渤海灣，緊接着國民政府爲着避免日寇的威脅，表示堅決抗戰到底，而遷都重慶以後，全面抗戰即轉入丁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的基本特質即是一個新的更加緊急的長期抗戰。這在我們全部對日抗戰中，是一個更加艱苦和困難的階段，它不僅對於全面抗戰的勝敗具有決定的意義，並對於我軍全部民族的生死存亡亦具有更加決定的意義。

就抗戰的演進而論：（一）在戰略上說，四個月多來的戰爭，我軍的艱苦抵抗已給敵人以重大消耗，但我軍還沒有給敵人的消耗以決定的影響，我軍還須在繼續持久的抗戰中來消耗敵人，疲乏敵人；（二）在戰役上說，四個月來的戰爭，雖然我軍已給敵人以重大消耗，然而我軍與敵人的消耗戰爭是處於最不平等的戰鬥條件之下，因此我軍也遭遇到丁局部以損失和挫折；（三）敵人乘着我軍遭受局部損失和挫折的關頭，企圖利用和加深我

們民族內外部暫時的困難，來瓦解我們持久抗戰的陣綫，以達其減少自己消耗，而完成速戰速決，迫我屈服和目的；（四）我們爲爭取民族生存與國家獨立，無論如何是不能讓敵人的這個戰略得到實現的，我們必須突破這個新的困難，與敵人繼續持久抗戰。但是，我們也不諱言，這一個抗戰是要在新的困難條件之下，更加尖銳的戰鬥條件之下來進行的，所以說，抗戰已走入新的更加緊急更加艱苦的時期。

什麼是我們新的困難呢？第一，敵人還沒有最後瓦解，他還有一定的力量來同我們決戰；第二，實際上我們一部份領土已爲敵人所佔領，敵人已在我們領土內獲得局部的軍事根據地，他的軍事進攻的方向正逼近我們的首都；第三，敵人利用他暫時在我們領土上的軍事進展，來與國際上的侵略集團互作交換，互作誘惑。就在這種新的外部困難之下，引出我們民族當中新的內部困難，即民族失敗主義情緒的生長。在我們民族當中，一部份投機猶豫的不堅定的分子，深感目前的困難足以威脅自己的生活 and 「前途」，這些人不把自己暫時的利益同民族的永久前途設想一下，

這些人祇看到一時一地的失利，而不了解全盤抗戰的真實，因此他們不是感覺敵人的進攻厲害，就是說中國的抗戰一定沒有前途，而幻想苟安，和這種情緒的生長是不能忽視的。它跟着抗戰局面的緊急而日益嚴重。日本軍閥企圖利用這種情緒，來形成瓦解我們抗戰之意識上的基礎。

但是，我們雖然存在着這些新的困難，我們同樣有克服這些困難的把握，把握在那裏？第一，敵人雖然還有一定的力量來同我們決戰，然而我們却有更廣汎的尚未開發的蘊蓄着的力量（人力物力）與敵人相決戰，這種力量祇要我們馬上動員起來，是大過於敵人的力量，我們不難在很快的時期中彌補我們財力上和人力上所遭受的局部損失；第二，敵人雖佔領了我們一部份領土，然而戰綫延長，敵軍深入，敵人前後方的連絡大多依賴於我國領土，祇要我們武裝全國的民衆，開展敵人四面八方的襲擊戰，敵人所佔據的領土就會變成了自己的墳墓；第三，敵人雖然勾結國際侵略集團，企圖孤立中國，然而這祇會加深國際間的矛盾，使被戰爭威脅的國際和平力量壯大起來，這祇會愈加使我國認清敵友，站穩腳步，尋求與國，這些與國雖不致立刻「拔刀相助」與「共同手戰」，然亦能更加加強中國抗戰之國際後援，我國決不會孤立。第四，我國內部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雖有生長，然而支配全部生動的仍然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全民族的團結因抗戰緊

急而日趨堅固，中國同胞所懼怕的是「不戰」而不是「戰」。這些都是我們能够克復目前困難的把握。

然而，要使得這些克復困難的把握變成了克服困難的具體事實，還要靠着中國人衆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而這努力的保障就在於真誠地去接受五個月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坦白地認識目前的危機，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把握。當然，有許多困難，即在抗戰開始發動的時候即能預計到了的，所以那時即大家即提出了「犧牲抗戰」與「焦土抗戰」的口號，但是，我們在戰局上的部份失敗，却不能完全用客觀上的必然性來說明，而要明晰地認識在抗戰過程中自己的錯誤，而這個錯誤的主要點，却在於沒有充分地發揮蘊蓄着的抵抗力量，而形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却由於過去在政治上還存在有極不健全的機構，封建勢力與官僚的積習，尚阻礙着民族復興力量的邁進，並使政府的動員和民衆的動員不能相銜，使軍事的发展不能同政治的发展相合一，因而沒有能够充分的去組織民衆擁護政府的抗戰。所以，敵人遂得利用我們這個缺點，從後方，從側面來襲擊我們。

在目前這一個更加緊急和困難的抗戰時期，我們必須認識在抗戰過程中這個缺點，痛下決心，徹底革除。不革除這些缺點，要獲取抗戰的勝利是很困難的。第一，我們的政治機構務必力求適合緊急抗戰時期的要求，把一些違抗領袖意旨，陽奉陰違的封建

的官僚成份驅逐出去，而以堅決抗戰的分子來充實戰時地方政治的效能；第二，肅清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的情緒，幻想妥協苟安的企圖，凡主戰中途求和的分子，無異是變相的漢奸。對於一些不堪忍受抗戰困難的人們，務必加以特別的說服。第三，組織民衆與武裝民衆擁護政府的抗戰，特別是開展對敵人孤軍偷入的運動戰。第四，用我們民衆武裝的運動戰來擊破敵人孤軍偷入的運動戰。第四，戰爭的持久，對於物質上人力上的補充，更要依靠着民衆的力量，所以，加緊後方的工作，調劑物質上的供需，鞏固戰門人，力，更爲重要。第五，在戰爭的緊急關頭，更需要保障自己領導的集



中與戰路上的一致。全國人民，必須在最高領袖的統率之下，結成一座鋼鐵般的堡壘，來抵禦敵人。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之下，要竭力避免內部的摩擦與矛盾，任何糾紛與力量的渙散，都足以幫助敵人。

我們相信，我們的領袖和我們的政府是抱定抵抗到底的決心與敵人相周旋，這正是我們能够獲得勝利的第一個信心。祇要把全民族動員起來，在抗戰過程中來磨礱自己，我們一定能够實現新的抗戰時期的要求，繼續持久抗戰來轉變我們內外部的困難環境，增強我們的抗戰力量，最後地戰勝敵人。



蘇聯紅軍新戰術思想的要點

強伯玉

一 戰術的唯物史觀與新戰術思想的產生

戰術方式，在蘇聯軍事家心目中，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他們認為戰術，不過是綜合生命力（人力）與戰鬥技術（兵器），以實施戰鬥行為的一種手段；但軍隊的兵員和技術，必然要因歷史的進展而發生變化，無論是兵員和兵器的質量或數量，都免不了受社會制度和經濟關係的決定，所以在時間和空間上，因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差別，就影響了戰術的變動。

昂格思在「反杜林」一書中，曾經講道：「世上事物對於經濟條件的依賴，沒有更過於陸海軍的，凡裝備、編制、戰術和戰略，都首先與現階段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發展密切相關，這一領域裏所起的變化，並非由於天才軍事家智慧的自由創造，而是由於精良兵器的發明和軍隊成份的變更。」

在這裏，昂格思很明顯地指出了社會生產和技術，對於戰術方式的發展，具有如何重要的意義。

「拿破崙戰爭實施的前提，是新興的生產力，就是戰爭實施的任何進化，也都應以新的生產力為其先決條件。……現今每一下級軍官都可以向杜林先生解釋，本國和戰地的生產力及交通工具，對於戰爭實施方法的關係如何。」昂格思再度地開發了上述的觀點。

以現社會制度下社會的和經濟的關係，為決定戰術（戰鬥行動性質）變動的基本因素，這就是蘇聯軍事家所服膺的戰術理論，我們姑且名之為戰術的唯物史觀。

近年以來，帝國主義各國，因資本主義的矛盾日益加深，都在瘋狂地從事新的戰爭準備，在數量和質量上竭力推動了軍事生產和軍隊裝備的發展；由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制度的對立存在，蘇聯當然不能一日放棄反蘇戰爭威脅的銳感，勢不得不力求趕上並超越帝國主義的軍備，以提高自己的國防力量。現經第一和第二次五年國民經濟設計劃的順利完成，其生產力和生產技術，